三國志

七



劉馥傳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衆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司徒辟為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閒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暨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

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爲用馥子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

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在河內遷尚書賜
爵關內侯出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
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
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
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苫備之用無雨濕
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廩振
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
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
未足以方也靖為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
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為大司農衛

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
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
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
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無學
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
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
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
太學明制黜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脩者則進
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
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

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請以爲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脩廣戾渠陵大堨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謚曰景侯子熙嗣晉陽秋曰劉弘字叔和熙之弟也弘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爲車騎大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荊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厲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勳江漢弘上

朝爲零陵太守初爲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婿夏侯陟爲襄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後爲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勳宜見酬報聽之衆益服其公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横計於弘弘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　晉諸公讃曰于時天下雖亂荆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附太傅司馬越越甚銜之會弘病卒子璠北中郎將

司馬朗傳

司馬朗字伯達河内溫人也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儁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衆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位至潁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閑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即晉宣皇帝也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

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朗曰朗之内外累世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者異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温朗謂邵曰脣齒之喻豈唯虞虢温與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爲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揺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切爲郡内憂之邵不從邊山之民果亂内徙或爲

冠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留洛陽朗
父防爲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
將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
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大相負朗因曰
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群穢廣舉
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
業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内民不
安業捐棄居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
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
往事少加三思即榮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侔

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臣松之案朗此對但爲稱述卓功德未相箴誨而已了不自申釋而卓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客主之辭如爲不相酬塞也朗知卓必亡恐見留即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爲天下所讎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成皐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爲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爲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

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衆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内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吕布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温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爲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成臯令以病去復爲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内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元城令入爲丞相主簿朗以爲天下土

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
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
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爲長又以爲宜復
井田任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
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无主皆爲
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
朗本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
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
鄉人李覿等盛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覿
等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

能致太平朗以爲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魏書曰文帝善朗論命秘書錄其文孫盛曰繇既失之朗亦未爲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風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于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間矣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追思之魏書曰朗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厚恩督司萬里微功未效而遭此疫癘既不能自救孤負國恩身没之後其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勿違吾志也明帝即位封朗子遺昌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後遺薨

望子洪嗣晉諸公讚曰望字子初孚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咸熙中位至司徒入晉封義陽王遷太尉大司馬時孚爲太宰父子居上公位自中代巳來未之有也洪字孔業封何間王初朗所與俱徙趙咨官至太常爲世好士咨字君初子酆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平陵公並見百官名志

梁習傳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爲郡綱紀太祖爲司空辟召爲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還爲西曹令史遷爲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

爲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棊跱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語在常林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爲真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

州吏拜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揔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魏略曰鮮卑大人育延常為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為所略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敕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吏不侵汝汝何為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二年太祖拔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使屯池陽以備盧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馬

負其妻重騎行遲未及與其衆合而爲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昔叛恐其爲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習前後有策略封爲關內侯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爲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政治常爲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爲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己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臣松之以爲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親非骨肉義非刎頸而以身代思

受不測之禍以之爲義無乃乖先哲之雅旨乎史遷云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故君子不爲苟存不爲苟亡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恕則所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習之死義者豈其然哉

後同時擢爲刺史思領豫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

魏略苛吏傳曰思與薛悌郤嘉俱從微起官位略等三人中悌差挾儒術所在名爲閑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文帝詔曰薛悌駁吏王思郤嘉純吏也各賜關内侯以報其勤思爲人雖煩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傾意形勢亦以是顯名正始中爲大司農年老目瞑瞋怒無度下吏數然不知何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爲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時有丹楊施畏魯郡倪顗南陽胡業亦爲刺史郡守時人謂之苛暴又有高陽劉類歷位宰守苛慝尤甚以善脩人事不廢於世嘉平中爲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爲不急過無輕重輒捽其頭又亂杖撾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

孔冗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敕督郵不得使官屬曲脩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輙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輙使小吏隨覆察之白日常自於牆壁間闚閃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相檢驗嘗案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豬豬驚走頭插柵間號呼良久類以爲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徵察便使伍伯曳五官掾孫弼入頓頭責之弼以實對類自愧不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其後安東將軍司馬文王西征路經弘農弘農人告類荒耄不任宰郡乃召入爲五官中郎將

張既傳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爲郡小吏

魏略曰既世單家富爲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爲郡門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蓄好刀筆及版奏伺

諸大吏有名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爲司空辟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爲三輔第一袁尚拒太祖於黎陽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說將軍馬騰等既爲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晟衆萬餘人無所屬寇崤澠閒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既爲議郎參繇軍事使西徵諸將

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琰固首幹奔
荆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荆州而騰等分
據關中太祖復遣既喻騰等令釋部曲求還騰
已許之而更猶豫既恐爲變乃移諸縣促儲偫
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爲衞尉
子超爲將軍統其衆後超反既從太祖破超於
華陰西定關右以既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
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既建爲尚書出爲雍州刺
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從
征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氐收其麥以給軍食

魯降既說太祖拔漢中民數萬户以實長安及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吴蘭於下辯又與夏侯淵宋建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爲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三輔決録注曰既爲兒童爲郡功曹游殷察異

之引既過家既敬諾殷先歸敕家具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
日君其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
伯之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
受殷固託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難違其旨乃許之殷先與司
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搆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但
言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于時關中稱曰生有
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允爲蒲阪令太祖定關
中時漢興郡缺太祖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爲漢興
太守後轉隴西　魏略曰楚爲人慷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
爲治不好刑殺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
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
德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
守本爲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
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
願我爲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堅守若
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爲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
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爲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
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賊到乃遣長史馬顒出門設陣
而自於城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
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耳使顒鳴鼓擊

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
坐應亮破滅兩郡守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
皆賜拜帝嘉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小而大聲自
為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
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罷會
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遊遨音樂乃
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樗蒲投
壺歡欣自娛數歲復出為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是時武
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華西平麴演等並舉
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
太祖為質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
內生傲悖計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
宜兩存而鬬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也
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

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即
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為刺史張掖
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逐故太守
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為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
則得以有功既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健
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既莫
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既代之詔曰昔賈復請
擊郾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卿謀
略過人今則其時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遣護
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欲渡

河諸將守以爲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旣曰道雖
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
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於
鸇陰口旣揚聲軍從鸇陰乃潜由且次出至武
威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旣已據武威曜乃至儒
等猶未達旣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
士卒疲倦虜衆氣鋭難與爭鋒旣曰今軍無見
糧當因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
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
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

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旣夜藏精卒三千人爲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勑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魏略曰成公英金城人也中平末隨韓約爲腹心建安中約從華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唯英獨從典略曰韓遂在湟中其壻閻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下遂歎息曰丈夫困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衆轉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耳英曰興軍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棄其門而依於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爾夏侯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綏會羌胡猶可以有爲也遂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羌衞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閻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太祖太祖見英甚喜以爲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公抵掌謂之曰但韓文約可爲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乃下馬而跪曰不欺

明公假使英本主人在實不來此也遂流涕哽噎公嘉其彰
舊遂親敬之延康黃初之際河西有逆謀詔遣英佐涼州平
隴右病卒　魏略曰閻行金城人也後名豔字彥明少有健
名始為小將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號
為健行嘗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檛超項幾殺之至十四年為
約所使詣太祖太祖厚遇之表拜犍為太守行因請令其父
入宿衛西還見約宣太祖教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
逼我所具明也當早來共匡輔國朝行因謂約曰行亦為將
軍興軍以來三十餘年民兵疲瘁所處又狹宜早自附是以
前在鄴自啓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
丹赤約曰且可復觀望數歲中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
會約西討張猛留行守舊營而馬超等結反謀舉約為都督
及約還超謂約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
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為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為子行諫
約不欲令與超合約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乃
東詣華陰及太祖與約交馬語行在其後太祖望謂行曰當念
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約還金城太祖聞行前意故但誅
約子孫在京師者乃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為使人笑來吾
前後與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
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為人養老

也約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彊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太祖果疑行會約使行別領西平郡遂勒其部曲與約相攻擊行不勝乃將家人東詣太祖太祖表拜列侯 帝甚悅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勳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從封西鄉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既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鄣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魏略曰儒字俊林夏侯尚從弟初爲鄢陵侯彰驍騎司馬宣王爲征南將軍都督荊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城中守將乙脩等求救甚急儒進屯鄧塞以兵少不敢進但作鼓吹設導從去然六七里翱翔而還使脩等遙見之數數如是月餘及太傅到乃

俱進然等走時謂儒爲怯或以爲曉以少疑衆得聲救之且儒猶以此召還爲太僕西羌恐率衆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爲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爲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爲光等所詿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扶風龐

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淯燉煌張恭周生烈等終皆有名位魏略曰初既爲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三十英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爲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氏勝既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知既貴顯終不有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

黃初四年薨詔曰昔荀桓子立勳翟土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能容民畜衆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即位追謚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爲皇后徵拜

光祿大夫位特進封妻向爲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語在夏侯玄傳魏略曰緝字敬仲太和中爲溫令名有治能諸葛亮出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孫資資以爲有籌略遂召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蜀軍罷入爲尚書郎以稱職爲明帝所識帝以爲緝之材能多所堪任試呼相工相之相者云不過二千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止二千石乎及在東莞領兵數千人緝性吝於財而矜於勢一旦以女徵去郡還坐里舍悒悒躁擾數爲國家陳擊吳蜀形勢又嘗對司馬大將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土見誅不久大將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可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大將軍聞恪死謂衆人曰諸葛恪多輩耳近張敬仲縣論恪以爲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爲勝恪也緝與李豐通家又居相側近豐時取急出子藐往見之有所咨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死獄中其諸子皆并誅緝孫殷晉永興中爲涼州刺史見晉書

溫恢傳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爲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葬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爲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爲廩丘長鄢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爲丞相主簿出爲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以爲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當得蔣濟爲治中邪時濟見爲丹楊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

溫恢

屯戍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閒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爲患於是有樊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會者不欲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爲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文帝踐阼以恢爲侍中出爲魏郡太守數年遷涼

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明著及爲朕執事忠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内侯生早卒爵絶恢卒後汝南孟建爲涼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魏略曰建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遊學亮後出祁山荅司馬宣王書使杜子緒宣意於公威也

賈逵傳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率口授兵

法數萬言魏略曰逵世爲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絝過其妻兄柳孚宿其明無何著孚絝去故時人謂之通健初爲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爲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爲請遂得免魏略曰援捕得逵逵不肯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曷爲者也援怒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因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逵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間无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

公道者與逵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名姓初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既并絳衆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奧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故得无敗孫資別傳曰資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曰逵在絳邑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爲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衆烈節顯于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罔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　魏略曰郭援破後逵乃知前出己者爲祝公道公道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法逵救之力不能解爲之改服焉後舉茂才除澠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以應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爲琰畫計如与同

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從琰
求益脩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逵得盡
誅之遂脩城拒琰琰敗逵以喪祖父去官司徒
辟為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
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
大悅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
何憂其後發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
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逵怒收之數以罪檛折脚
坐免然太祖心善逵以為丞相主簿魏略曰太祖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逵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

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逵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逵主簿也不即著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逵著械適訖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逵既而教曰逵無惡意原復其職始逵爲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爲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遍逵前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乃發憤生癭後所病稍大自啓願欲令醫割之太祖惜逵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癭九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癭愈大逵本名衢後改爲逵

太祖征劉備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太祖崩洛陽逵典喪事

魏略曰時太子在鄴鄢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中騷動羣寮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逵建議爲不可祕乃發哀令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敘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衆人以爲宜禁止之不從

者討之逵以爲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宜因而撫之乃爲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時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即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逵爲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魏略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會聞逵當爲郡舉府皆詣縣門外及遷書到逵出門而郡官屬當門謁逵於車下逵抵掌曰詣治所何宜如是大軍出征復爲丞相主簿祭酒逵嘗坐人爲罪王曰叔嚮猶十世宥之況逵功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逵斬之乃整至譙以逵爲豫州刺史魏略曰逵爲豫

州逵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而臣在外唯殿下爲兆民計無遺天人之望是時天下初
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
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
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
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
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
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
舉奏免之帝曰逵眞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
州爲法賜爵關內侯州南與吳接逵明斥候繕
甲兵爲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脩軍旅內治民

事過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
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
中與諸將並征吳破呂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
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即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
百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
每出兵為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
亦由淮沔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
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
少敗逵以為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
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

攻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太和
二年帝使逵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
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
江陵逵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
應之詔宣王駐軍逵東與休合進逵度賊無東
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
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
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
曰休兵敗於外路絶於内進不能戰退不得還
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

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賊見逵軍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黃初中文帝欲假逵節休曰逵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爲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逵休軍幾無救也

魏略曰休怨逵進遲乃呵責逵遂使王者敕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逵恃心直謂休曰本爲國家作豫州刺史不來相爲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逵直猶以休爲宗室任重兩無所非也　魏書云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逵逵終無言時人益以此多逵　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虛已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爲對存勝負於己身者也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傾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曷爲以是稱說獄獲之

亡耳今乃忍其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塗義愧於敵人之心雖猛虎猶將不覺所復而況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弘可謂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流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脩作薨謚曰肅侯魏書曰逵時年五十五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爲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逵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逵存有忠勳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魏略云甘露二年車駕東征屯項復入逵祠下詔曰逵沒有遺愛歷世見祀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

先帝東征亦幸于此親發德音褒揚逵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掃其墳墓或脩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

充咸熙中為中護軍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閭甘露中為大將軍長史高貴鄉公之難司馬文王賴充以免為晉室元功之臣位至太宰封魯公諡曰武公

魏略列傳以逵及李孚楊沛三人為一卷今列孚沛二人繼逵後耳孚字子憲鉅鹿人也興平中本郡人民饑困孚為諸生當種薤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為吏建安中袁尚領冀州以孚為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鬪尚出軍詣平原留別駕審配守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還欲救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與孚議所遣孚荅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得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覺以為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溫信者三人不語所之皆敕使具脯粮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斫問事杖三十枚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鼓一中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

歷太祖營前經南過從南圍角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出孚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復冒謂已使命當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爲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人持火孚乃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輩夜出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曜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其明太祖聞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孚北見尚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袁譚又追擊尚尚走孚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爲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攻譚譚戰死孚還城城中雖必降尚擾亂未安孚權宜欲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祖見之孚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彊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爲宜令新降爲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公謂孚曰卿便還宣之孚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孚還入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孚爲良足用也會爲所閒裁署冗散出守解長名爲嚴能稍遷至司隸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精斷無衰而術略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

賈逵

孚本姓馮後改爲李　楊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爲公府令史以牒除爲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饑窮沛課民益畜乾椹收䕲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爲兖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椹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爲長社令時曹洪賓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撾折其脚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爲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鬭髠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爲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科法太祖曰善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既欲以勵之且以報乾椹也沛辭去未到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名遣家馳騎告子弟使各自檢勑沛爲令數年以公能轉爲護羌都尉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捽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爲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既領京兆尹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

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冗散里巷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
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
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
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餓沛病亡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爲殯葬也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揔統諸郡賦政于外非
若曩時司察之而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
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機威恩兼著
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魏書　國志十五

任峻傳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爲之柰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揔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爲主簿峻乃爲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衆

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

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

太祖大悅表峻爲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

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饑旱軍

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

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

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

道乃使千乘爲一部十道方行爲複陳以營衛

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 魏武故事載令曰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祗欲得之祗深附託於孤使領東

阿令呂布之亂兖州皆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爲僦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爲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爲官田計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爲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羣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興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矣祗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祗爲不朽之事　文士傳曰祗本姓棘先人避難易爲棗孫據字道彥晉冀州刺史據子嵩字臺產散騎常侍並有才名多所著述嵩兄腆字玄方襄城太守亦有文采

太祖以峻功髙乃表封爲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饑荒之際收卹朋友孤遺中外

負宗周忌繼之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無子國除文帝追錄功臣謚峻曰成侯復以峻中子覽爲關內侯

蘇則傳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爲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爲人 魏略曰則世爲著姓興平中三輔亂饑窮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還爲此郡守折庸輩士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爲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爲軍導曾

破則綏安下辯諸氐通河西道徙爲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閒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爲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請服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魏名臣奏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既曰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軍西定湟中爲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

則之功効爲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
勿宣露也既荅曰金城郡昔爲韓遂所見略剥死喪流亡或
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彫殘外鳩離散
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
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卹以威恩爲官效用
西平麴演等唱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則歸命送質
破絕賊糧則既有卹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遇
聖明有功必録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

後演復結旁郡爲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
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
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
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
進等郡人咸以爲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
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

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與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為變則誘與相見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黨衆皆

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爲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掐苦洽反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魏略曰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爲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爲崩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

後文帝出遊追恨臨菑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爲而發也而則以爲爲己欲下馬謝侍中傳巽目之乃悟　孫盛曰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而豈徒哉則旣策名新朝委質異代而方懷貳心生忿欲奮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妃偶況人臣乎

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爲不可敢以死

請帝曰卿宜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諡曰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爲尚書（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名山濤啓事稱愉忠篤有智意　臣松之案愉子紹字世嗣爲吳王師石崇妻紹之兄女也紹有詩在金谷集紹弟愼左衛將軍）

杜畿傳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傅子曰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陽徙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爲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

少而有大意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太祖傅子曰畿自荊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畿於朝太祖以畿爲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魏略曰畿少有大志在荊州數歲繼母亡後以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道爲賊所劫略衆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爲邪賊乃止畿到鄉里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署爲功曹嘗嫌其闊達不助留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也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幷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

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張晟寇殽澠閒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彧曰杜畿其人也傅子曰彧稱畿勇足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

也且固等未顯絶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郖津度郖音豆魏略曰初畿與衛固少相侮狎固常輕畿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嘗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東也固褰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爲郡功曹張時故在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儀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爲郡將軍也范先欲殺畿以威衆傅子曰先云既欲爲虎而惡食人肉失所以爲虎矣今不殺必爲後患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

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
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
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纖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
纖患之說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衆心
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
從之遂爲貲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
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
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恐逆衆心又
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己援惡人分散各還
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

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
畿知諸縣附己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
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
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
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
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
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為民嘗辭訟有相告
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
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
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

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脩戎講武又開學官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魏略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升至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畿之由矣）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閒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

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爲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竈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顔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冀衆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魏國既建以畿爲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内卿有功開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内矦徵爲尚書及踐阼進封豐樂亭矦邑百戸魏略曰初畿在郡被書録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録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

所选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选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选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选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守司隷校尉帝征吳以畿爲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没帝爲之流涕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爲君求相代者君其愼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時年六十二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韋昭國語註稱毛詩傳曰冥契六世孫也爲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没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謚曰戴侯子恕嗣傅子曰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交結英儁以才智顯於天下智子沖有内實而無外觀州里弗

稱也畿爲尚書僕射二人各隨子孫禮見畿旣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也其子廷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爲誤恢死後豐爲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沖爲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　魏略曰李豐父名義與此不同義蓋恢之別名也

恕字務伯太和中爲散騎黃門侍郎

杜氏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爲父任總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爲之游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由此爲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

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爲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爲名威風著稱今

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世語曰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巽字長悌為相國掾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嵇康善與康俱被誅次子粹字季悌河南尹粹子䫻字景虞御史中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能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搤腕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脩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

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
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帀所以統
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爲艱難譬衆羸馬
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
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
也今荆揚青徐幽幷雍凉緣邊諸州皆有兵矣
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
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
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
秩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

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爲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虛空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埸飛

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彊兵乎武士
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
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兖豫司冀亦天下
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慺慺實願四州之牧守獨
脩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
難成衆怨難積疑以難分故累載不爲明王所
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
使善言必出於親貴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
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特又大議考課之制以
考內外衆官然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

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䟽曰書稱明試以
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
有功者受其祿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
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闗七聖而
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
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
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
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
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
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

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

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
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
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况於束帶立朝致位卿
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
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禄受重任者
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則稷
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
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
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
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

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嘿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絜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謀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爲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杜氏新書曰時李豐爲常侍黃門郎袁侃見轉爲吏部郎荀俁出爲東郡太守二人皆恕之同班友善

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

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
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
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
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
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
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
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
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
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
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

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隷校尉御史中丞寧
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
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
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
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
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
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
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
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
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

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
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
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
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
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已言賢愚明
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
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
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知以陛下爲不問也陛
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
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

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
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
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
以爲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
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
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
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
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
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
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

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
選舉非其人未必爲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
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
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
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陛下又患
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
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吏惡吏以守寺門威禁
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
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
近司隷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

哩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王第五弟名通爲司隸從事疑怨所云狂悖者通子順封龍陽亭侯晉初受禪以不達天命守節不移削爵土徙武威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迕世爲奏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

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絶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禄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干迕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爲陛下當憐而祐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録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

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
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恕
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為弘農太
守數歲轉趙相魏略曰恕在弘農寬和有恵愛及遷以
孟康代恕為弘農康字公休安平人黃
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為散騎侍郎是
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嬙雜在其間故
于時皆共輕之號為阿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
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
為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己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
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
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勑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
探候脩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勑吏卒行各持鎌所
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
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
於家康之始拜衆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
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末從勃海太守

徵入爲中書令後轉爲監以疾去官杜氏新書曰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塢因其壘塹之固小大家焉明帝崩時人多爲恕言者起家爲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
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
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
恕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
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
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
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
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爲
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

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爲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杜氏新書曰喜欲恕折節謝己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恕答權書曰况示委曲夫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輩隨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 頗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刳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諧也呼爲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爲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恕恕倜儻任意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恕從趙郡還陳留阮武

亦從淸河大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屬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杜氏新書曰以爲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爲己也四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爲豐樂亭侯邑百戶魏略曰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

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了而歸鄉里時杜畿爲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教質而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別授詔與太史典定律歷太和中轉拜騎都尉詳學優能少故歷三世竟不出爲宰守至正始中以年老罷歸於舍本國宗族歸之門徒數千人

恕奏議論駁皆可觀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

杜氏新書曰恕弟理字務仲少而機察精要畿奇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子寬字務叔淸虛玄靜敏而好古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學絕於世務其意欲探賾索隱由此顯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經傳之義多所論駁皆草創未就惟刪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今存于世　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壻王隱晉書稱預智謀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謂之釋例又作盟會

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尚書郎摯虞甚重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户子錫字世嘏尚書左丞晉諸公贊曰嘏有器局預從兄武字世將亦有才望爲黃門郎爲趙王倫所枉殺嘏子乂字弘治少有令名爲丹陽丞早卒阮武者亦拓落大才也案阮氏譜武父諶字士信徵辟無所就造三禮圖傳於世杜氏新書曰武字文業闊達博通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子坦字弘舒晉太子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度荀綽兗州記曰坦出紹伯父亡父兄當襲爵父愛柯言名傳之遂承封時幼小不能讓及長悔恨遂幅巾而居後雖出身未嘗釋也性純篤閑雅好禮無違存心經誥博學洽聞選爲濮陽王文學遷領軍長史喪官王衍時爲領軍哭之甚慟

鄭渾傳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衆衆父興皆爲名儒續漢書曰興字少贛諫議大夫衆字子師大司農渾兄泰與荀

攸等謀誅董卓爲揚州刺史卒張璠漢紀曰泰字公業少有才略多謀計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爲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爲助泰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德據阿衡之重任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爲資援也且事留變生其鑒不遠又爲陳時之要務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專權廢帝關東義兵起卓會議大發兵羣寮咸憚卓莫敢忤旨泰恐其彊益將難制乃曰夫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益邪衆人莫不變容爲泰震慄泰乃詭辭對曰非以無益以山東不足加兵也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相連人衆相動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狗吠之驚百姓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雖衆不能爲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稱當世以此威民民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體長婦人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無軍帥之才負霜露之勤臨鋒履刃使敵雖雄皆非明公敵三也察山東之士力

能跨馬控弦勇等孟賁捷齊慶忌信有聊城之守策有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王爵不相加婦姑位不定各恃衆怙力將人人棊跱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牽徒旅進五也關西諸郡北接上黨太原馮翊扶風安定自頃以來數與胡戰婦女載戟挾矛弦弓負矢況其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譬驅羣羊向虎狼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屠各湟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權以爲爪牙壯夫震慄況小醜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自三原狹口以來恩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特使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政平討夷凶宦忠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三亡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邴根矩清高直亮羣士之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彊弱燕趙齊梁非不盛終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而不敢踰滎陽況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以徼不義者必不相然讚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有可采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以輕威重卓乃悅以泰爲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卓曰鄭泰智略過人而結謀山東

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切爲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留拜議郎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爲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二渾將泰小子袤避難淮南袁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爲豫章太守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爲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字辟爲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諸縣不能御皆恐懼

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
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
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
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
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
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
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
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
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
等懼將餘衆聚鄜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

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斬富等
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硙山渾復討
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
者殺左内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
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爲
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渾以百
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
伍温信者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
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
運轉軍糧爲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

益嘉之復入爲丞相掾文帝即位爲侍御史加
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
澇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
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
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
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
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爲山陽
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
乃課樹榆爲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
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

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卒以子崇爲郎中

晉陽秋曰泰子袤字林叔泰與華歆荀攸善見袤曰鄭公業爲不亡矣初爲臨菑侯文學稍遷至光祿大夫泰始七年以袤爲司空固辭不受終於家子默字思元晉諸公贊曰默遵守家業以篤素稱位至太常默弟質舒詡皆爲卿默子球清直有理識尚書右僕射領選球弟豫爲尚書

倉慈傳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爲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爲綏集都尉黄初末爲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絶曠無太守二十

歲大姓雄張遂以爲俗前大守尹奉等循故而
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甚得其
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
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
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閲料簡輕重
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
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
絶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
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
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

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慼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爲立祠遥共祠之魏略曰天水王遷承代慈雖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爲太守初燉煌不甚曉田常灌溉滀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耬犁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教作耬犁又教衍溉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煌俗婦人作裙攣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故燉煌人以爲隆剛斷嚴毅不及於慈至於勤恪愛惠爲下興利可以亞之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

相魯國孔乂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

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爲良二千石瓘燠事行無所見魏略曰顏斐字文

林有才學丞相召爲太子洗馬黃初初轉爲黃門侍郎後爲

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

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爲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

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

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豬狗賣以買牛始者

民以爲煩一二年閒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

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閑鉏治又課民當

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爲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

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

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饑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

爲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己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

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

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

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爲斐宜謝乃私推築斐斐不肯謝良

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

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爲不得

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爲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步步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崤而疾困裴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裴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裴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爲流涕爲立碑于今稱頌之　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漢爲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冀州邵去本郡家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祖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閱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署軍謀掾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爲弘農太守所在清如冰雪妻子希到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至黃初初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三歲病亡始邵族子愚爲白衣時常有高志衆人謂愚必榮令狐氏而邵獨以爲愚性倜儻不脩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爲虎賁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愚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荅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將逮汝

曹耳邵没之後十餘年間畧愚爲兖州刺史果與王凌謀廢立家屬誅滅邵子華時爲弘農郡丞以屬疏得不坐　案孔氏譜孔乂字元雋問孔子之後曾祖疇字元矩陳相漢桓帝立老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像於壁疇爲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乂父祖皆二千石乂爲散騎常侍上疏規諫語在三少帝紀至大鴻臚子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盈溢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經綸治體蓋有可觀焉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魏書　國志十六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魏書　國志十七

張遼傳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

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
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
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
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
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
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
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
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
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
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

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爲盪寇將軍復別擊荆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潁封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傅子曰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時荆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

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牛蓋等討蘭成僞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灊山灊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太

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

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脩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孫盛

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賴率然之形或馮掎角之勢羣師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法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惰以致命之兵擊貪惰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

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帝即王位轉前將軍魏書曰王賜遼帛千匹穀萬斛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鄉

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勑遼母至
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
之文帝踐阼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
百戶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
殿親問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邵
虎也為起第舍又特為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
吳軍應募步卒皆為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
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疾虎賁問
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
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

也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勑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是歳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遂篤薨於江都帝爲流涕謚曰剛矦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戸賜一子爵關内矦虎爲偏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傳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

從太祖爲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
爲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
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
征張繡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
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
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
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
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
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
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

曰武力既弘計略周備質忠信一守執節義每臨戰功常爲督率奮彊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衆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爲虎威進折衝遼盪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淳于遣進與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荊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荊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

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
長梁大皆大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
留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
二百戸以進數有功分五百戸封一子列侯進
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謚曰威侯子綝嗣
綝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葛誕反掩襲
殺綝詔悼惜之追贈衞尉謚曰愍侯子肇嗣

于禁傳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
徒衆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

爲都伯屬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
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
威拔之拜陷陣都尉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
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壽張
定陶離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黃巾劉
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
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衆遷平虜校尉從圍
橋蕤於苦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
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
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

相離虜追稍綏禁其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為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為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為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為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悅謂禁曰淯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

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
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
禽呂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眭固於射犬
破斬之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爲先登太
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
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祖東征
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
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
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
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使禁別將

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為豨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訣隕涕而斬之是時太祖軍淳于聞而歎曰豨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臣松之以為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囚而送之未為違命禁曾不為舊交希冀萬

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衆人之議所以卒爲降虜死加惡謚宜哉東海平拜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衆三千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遼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爲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爲軍鋒還爲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衆心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敢動乃以靈

為禁部下督衆皆畏服甚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子列侯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悳不屈節而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悳邪會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顇泣涕頓首帝慰諭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

魏書載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况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拜為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悳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子圭嗣封益壽亭侯謚禁曰厲侯

張郃傳

張郃字儁乂河閒鄚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為軍司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為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漢晉春秋曰郃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戰也

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之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
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
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
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
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
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
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
軍潰圖慙又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
懼乃歸太祖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袁紹使張郃高覽攻太祖營郃等聞淳于瓊破遂來降紹衆於是大潰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如此傳為紹軍先潰懼郭圖之譖然歸太祖為參錯不同矣太

祖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從討柳城與張遼俱為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氐又破馬超平宋建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氐王竇茂太祖從散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

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為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為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魏略曰淵雖為都督劉備憚郃而易淵及殺淵備曰當得其魁用此何為邪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為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眾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

遂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安陳諸將皆受郃節
度衆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郃節太祖遂
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戰太祖乃引出漢
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郃爲左將
軍進爵都鄉矦及踐阼進封鄚矦詔郃與曹眞
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郃與眞並朝許宮遣
南與夏矦尚擊江陵郃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
屯塢明帝即位遣南屯荆州與司馬宣王擊孫
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
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

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絶其汲道擊大破
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詔曰
賊亮以巴蜀之衆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鋭
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戸并前四千三百
戸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
詔郃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
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
倉帝驛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
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郃因
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

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陳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脩詔曰昔祭遵爲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勤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爲博士諸葛亮復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魏略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郃

追之郃曰軍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已遂進蜀軍乘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郃髀謚曰壯侯子雄嗣郃前後征伐有功明帝分郃戶封郃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傳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爲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及到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鬬晃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歸太祖太祖授晃兵使擊卷卷音墟權

反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別降布將
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內從破劉備
又從破顏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
軍與曹洪擊隱彊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
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
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
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悔晃輒降
之既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
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
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

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盧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臣松之云案晃于時未應稱臣傳寫者誤也）渡蒲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也太祖曰善使

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隃麋汧諸氐與太祖會安定太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張魯別遣晃討攻櫝仇夷諸山氐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

之險要喉咽也劉備欲斷絶外内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没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還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

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
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
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太祖令
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
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
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
圍過於莒即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振旅
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
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
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陳觀而晃軍營

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即王位以晃爲右將軍進封逯鄉矦及踐阼進封楊矦與夏矦尚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矦明帝即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戶病篤遺令斂以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候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私譽爲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薨謚曰壯矦子蓋嗣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戶封

晃子孫二人列矦初清河朱靈爲袁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眞明主也今以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爲好將名亞晃等至後將軍封髙唐亭矦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雍以鄃叛袁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兵衛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邪遂力戰拔之生禽雍而靈家皆死　魏書曰靈字文博太祖既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承寛緩暫見齊整意尚怏怏卿名先有威嚴善以道寛之不然即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即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爲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

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減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文帝即位封靈鄃侯增其户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邵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鄃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唐侯薨謚曰威侯子術嗣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魏書　國志十七